

公民看鏡電視

本期邀請資深紀錄片導演、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蔡崇隆從其個人經驗與專業角度對《另一種注目》給予批評與建議。

我看鏡電視的《另一種注目》

文／蔡崇隆（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紀錄片導演）

鏡電視的《另一種注目》推出以後廣受矚目，其形式介於深度報導與紀錄片之間，可謂商業電視的創舉。本人曾經是九〇年代新媒體開放之後的第一代電視工作者，從超視《調查報告》、民視《異言堂》到公視《紀錄觀點》，見證了電視深度報導與紀錄片節目的創立與變遷。本文將大致回顧相關脈絡，並對《另一種注目》提出初步內容分析與參考建議。

1995年的《調查報告》由港資的超級電視建立，是一個美式規格的新聞雜誌節目，4組專題記者搭配4位製作人及2位剪接師，可謂當時業界最高規格。監製張照堂找來的製作人包括新聞背景的林樂群、何日生與紀錄片背景的曹文傑、王明偉，而我當時只有紙媒專題的製作經驗，其他記者同事也幾乎沒有新聞媒體工作經驗。後來回想，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就是想要打破老三台的窠臼，做傳統媒體不敢做的題目，創造電視專題沒有出現過的形式。

雖然超視後來整體獲利不佳而被收購，但當年《調查報告》率先做了司法人權的蘇建和案、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探查、原住民獵捕



權益與描繪同志情感世界等專題，跳脫以記者旁白主導的詮釋性影片，而更注重受訪者的心聲與聲音影像的經營，即使新聞性是優先考量，但基本上是借鏡了參與式紀錄片與觀察式紀錄片的優點。電視台高層對該節目沒有任何尺度限制，監製張照堂對我們製作任何題材都不干涉，唯一常聽他掛在嘴邊的叮嚀就是：要有人味。

為什麼提到《調查報告》？因為《另一種注目》的努力讓我想到了這段很有意義的媒體經歷。在我看到的有限集數中，包括〈喜德阿公的養雞事業〉、〈接生每一顆降臨的星星〉、〈我討厭我的名字〉及〈角力的孩子〉等，題材涵蓋了目前台灣最重要的長照及少子化議題，父母雙亡的角力選手與被假學歷事件打擊的名指揮家人物故事。在紀實節目的類型裡兼顧新聞性、在新聞台的屬性中盡量保有人味，對比追求速度與速效的時下媒體操作，《另一種注目》就像當年的《調查報告》，是一般商業電視不會想要嘗試的逆風節目，非常值得肯定。

進一步看幾個呈現的主題內容，〈喜德阿公的養雞事業〉處理一般媒體也會報導的長照議題，不過觸角遠及前台中縣和平鄉的雙崎部落，雖然也突顯了山地鄉資源不足的老老照顧困境，但伯拉罕合作社引進的老人友雞計劃，讓紀錄者找到一個新鮮的視角，透過喜德阿公等3組主角養雞的人物故事，可以看到老人家與雞隻的濃郁情感與有趣互動，單純的動物之愛重啟了老人的生命動能，觀點正向但不流於盲目樂觀。

開場喜德阿公在早晨的社區駕著代步車串門子的畫面有如電影開場，架勢十足。結尾時他帶著孫子在雞場教導養雞知識，一家人漸行漸遠的身影前後呼應，韻味猶存。比較可惜的是，九二一事件

曾經重創雙崎部落，我很好奇這些主人翁當年的遭遇或處境，但片子裡並沒有提及，特殊的脈絡結合好的人物故事，對任何深度報導或紀錄片都是加分的。

〈接生每一顆降臨的星星〉透過4集8組人物故事，以全新觀點探索少子化議題，不再以出生率數據下降及憂慮的口氣談少子化，而透過單身族群、同志伴侶、非傳統教育的親子家庭等多元角度，來思考養兒育女的意義、進行個人生命價值的省思。導演並沒有要尋求答案或提供解方，只是如實地呈現台灣成為少子化國度的現實與成因。這個系列作品在攝影剪輯的技術表現，超越了一般報導式紀錄片的高度，許多段落影像及聲音的講究與劇情片相比也不遜色。

〈角力的孩子〉結合運動類型紀錄片與特殊境遇家庭的青少年人物故事，紀錄團隊與主角建立了良好的信任關係，不僅訪談周邊家人師友，也進行長時間的跟拍，可見製作團隊的用心。本片拍攝了大量的訓練過程，刻意把比賽放在最後，是一般競賽型影片會安排的戲劇結構，而主角在與身材比他更優勢的對手拼搏的畫面，隱喻了這個孩子掙扎求生的艱辛歷程。雖然主角輸了比賽，但是他並未放棄運動，對未來的方向似乎更為堅定。片中有段畫面是主角和兄姊在山頭看雲聊天的畫面，讓我想到了是枝裕和的家庭電影，這段相較於一般訪問，是片中最有人味的部分。不過，這部片子的音樂鋪得較滿，調性偏向勵志風格，反而削弱了片子的紀實力量。

〈我討厭我的名字〉詳實地紀錄了名指揮家溫以仁受到假學歷事件與媒體不當報導的打擊，孤軍奮戰13年的心路歷程，攝影剪輯都在水準之上，導演透過主角的視角說故事，有其細緻動人之



處。然而因為本片涉及當年爭議，即使後來司法勝訴，似乎仍可探究當年壓迫的產生，以及他為什麼長期淪入孤立無援處境的原因。如此，觀眾可以得到更多對於不合理的結構或當時脈絡的理解，讓這個浴火重生的故事元素更豐富，也比較不會流於建構單向價值的英雄化敘事。

另外想特別一提的是，因為我們在九〇年代就開始探索二二八及白色恐怖議題，但相關的影像紀錄非常稀少，即使30年來大量文物與檔案紀錄陸續公開，影像專題或紀錄片作品仍然有限。《另一種注目》團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心力製作了〈尋找蕭塗基〉系列作品，相當程度彌補了上述的缺憾。

一九五〇年代發生的鹿窟事件，受難者牽連數百人，槍決35人，大部分的受難家屬遷離原地形同滅村，如今成為了無人煙的光明里，是絕大的歷史諷刺。製作團隊設計了事件「首謀」蕭塗基兒子的尋父旅程故事，一步步揭露當年受害村民的恐怖經歷，當85歲的長輩廖燦幾乎一字不漏地唱出當年國民黨軍隊灌輸的洗腦歌《陳啟旺小調》，畫面呈現出鹿窟的山林美景時，竟令人感到不寒而慄。白恐第三代通常對事件的了解有限，但蕭的孫子看到當年阿公被槍決的照片時，卻感覺威權時代恍如昨日，他說：「人都是永遠在犯錯的。」

像這樣對威權時代的紀錄，形同和時間賽跑，主要因為當事人的年紀幾乎都在70、80歲以上，他們要克服長年的恐懼或憤怒，以及生理上的失智或失憶，是難度非常高的紀錄片主題；〈尋找蕭塗基〉團隊以精緻的影像紀錄與深度訪談，超越了一般口述歷史或人類學紀錄，是年輕一輩也可以觀摩學習的歷史佳作。

整體而言，《另一種注目》在現代台灣的電視節目是一股清流，具有相對進步的觀點與理想性，而且製作團隊背景多元，也願意給年輕創作者嘗試的機會，就像20年前公視《紀錄觀點》節目的開創格局。不過，以紀錄片形式操作常態性節目，勢必需要大量的人力與相關資源，不然隨著媒體成本的增加，就可能導致內容品質下降或節目存續的危機。鏡電視必須未雨綢繆，才不至於重蹈覆轍，希望經營者能夠穩定支持《另一種注目》，讓它繼續成為優質節目的領頭羊。

